

陈丹燕

BY

单纯、干净、有一些淡淡的忧伤 ……

WEIMEIZHUYIZHE DE

唯美主义者的

WUDAO 舞蹈

文匯出版社

陈丹燕

BY



唯美主义者的舞蹈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美主义者的舞蹈/陈丹燕著.——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9

ISBN 7-80676-013-X

I. 唯...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4776 号

唯美主义者的舞蹈

著 者/陈丹燕
责任编辑/朱耀华
装 帧/王震坤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装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160 千
印 张/8.375
印 数/5101-8100

ISBN7-80676-013-X/1·001

定价: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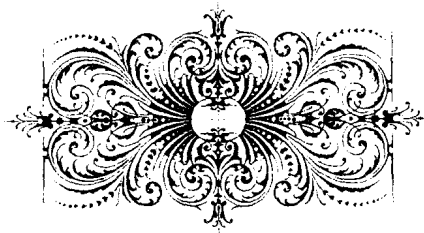
陈慧





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讲,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当然也会对生活有体会,会询问生活的意义,但我这人不善于抽象思维,也不善于用语言表达思想,整个思想的过程要在写作中完成。所以写作对我来讲是件很重要的事,对生活的点滴感受都要通过它来沉淀和表达。在还没有电脑的时候,从青少年文学慢慢转向一种离我更近的生活了,我就写了这样一批散文,放在这本书里。

WACP3/22



陈丹燕与陈保平的对话

关于 80 年代的回忆

陈保平：这本书里你写到的人和事，有不少应该是 80 年代的吧。如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应该说更符合人的本性。因而从这一层面上来说社会是进步了，因为它使人的本性得以充分地发展。现在你可以从一个更加立体的、完整的角度写事和人。在我们年轻时，认为那样的生活是我们所追求的，而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些幼稚。

陈丹燕：那些都是我用一支绿色沾水笔写的文章，现在已经没有卖这样的木头杆沾水笔了。写字的时候，笔尖在纸上哗哗地响。但我觉得，现在的生活也未必是你所追求的。想想那些暗夜孤灯的晚上，城市里多数人都早早上床睡觉了，我们家里来了客人，为他们烧茶，大家挤在我们的小沙发上，青梅煮酒论英雄，直到夜深。他们走了以后，就听见楼下纷纷开自行车锁的声音，哗啦哗啦的响。有时候我先睡，就是在你们

那些人滔滔不断的说话声中睡着。我觉得那些日子还是美好。

陈保平：如果想过那样的日子，今天还是可以过的。

陈丹燕：不，这样的日子是没法过了，因为那样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

陈保平：那不能这么说，作为个人，完全可以放弃一些物质上的追求，而留出更多的时间来享受这样的生活。

陈丹燕：但性质不同。现在你这样做，是在休息，而那时则觉得是种追求，心情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一个时代走掉了，它就把那个时代拥有的生活方式带走了。所以，在一个已逝的时代记录下的文字，在于帮助你回忆你曾经有过的生活。

陈保平：就像我们看古人的作品就能了解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

陈丹燕：以及在那样的生活中，人们在想什么。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可能对某一事物的洞悉的眼力有限，但要是你有能力还原生活的真实面貌，让读者从你的作品中见到那个时代的影子，闻到那些已经逝去的气息，那就是你可以存在下来的原因。80年代比90年代干净。精神的成分要多得多。80年代是一个单纯的年代，也是一个烦闷的年代，那时的苦闷也比较古典，只能用爱情去消解它们，而不是发奋读一个MBA。

关于唯美的倾向

陈保平：你的生活，相对而言，是十分的单纯平静，不像张爱玲有过那么大的起伏和创伤，所以，我认为你看待生活的态度，也是比较唯美。你对一些更久远的事件的回忆，我认为是很意思的。比如像《公主的微笑》，回忆小时候看到的最美丽的女人的形象。我看你一写到那样的人和事，就周身舒服。

陈丹燕：我觉得这是件很幸福的事，在惶惶乱世中，看到一个很美丽也很节制的女人，而且她是一个公主。而现在的小孩子看到美的人也许是什么 coco 李纹。谢天谢地，那时也没看到有什么王子要与王妃离婚的事

陈保平：我觉得你写女性，要到写到“姚姚”，才开始超脱自我的唯美倾向，那是一个大的飞跃。唯美究竟是好的成份多一些，还是不好的成份多些？我想唯美可能容易失真，容易使人觉得缺乏亲和力。然而，这种唯美的世界观又恰恰是青春所向往的。

陈丹燕：我想，也许正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唯美的倾向，所以后来我会非常喜欢调查以后，去写真实的故事。也许是因为，真实的故事有一种力量将你从唯美的世界观中拉出来。

陈保平：那也就是说，你已经意识到唯美的一些不足。

陈丹燕：大概我也没有很清晰地意识到，只是一种本能的感受，就觉得真实的东西是非常有力量的，而且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唯美的细节，因为有个反差，就会特别有力量。所以从90年代开始，我就以真实的采访为基础，我觉得这不是纪实。

陈保平：历史上也有很著名的有唯美倾向的作家，像王尔德。

陈丹燕：你知道我一直很喜欢王尔德，包括那些画。他是很很有勇气的一个人。

陈保平：不过唯美主义在历史上没有获得过大多数读者的认同。

陈丹燕：不过这种历史的判断没有十分影响到我。我一直很喜欢唯美主义的作品，包括一些插图，里面有一种阴郁的、暗藏杀机的、歌特式小说中的美，那其实是一种浪漫。世界的本质比它平和，唯美把它推到了一个极至。像王尔德的《巨人的花园》，有种颓废在里面，但这种颓废不是现实主义

要的东西,精美的细节加上颓废其实是一种浪漫。

关于作品中浪漫的气息

陈保平:在你的作品中,忧伤是有的,但颓废并不存在。但你为什么觉得那种颓废、忧郁才是一种真正的浪漫?

陈丹燕:所以我不觉得我的文章是很浪漫的文章。只是别人这么觉得。

陈保平:我也不觉得你的文章是很浪漫的文章,我只是觉得它们很单纯、干净,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的确较为单薄。

陈丹燕:那么让我以后好好努力,写一些单纯,干净,有一点淡淡忧伤,可是有深厚的书吧。让你感到深厚的书不一定就是要脏脏的,血光淋漓的。

陈保平:不要较劲,还是按照你的天性来吧。

陈丹燕:我觉得我天性就喜欢小而优美的东西。就像和科隆大教堂相比,我还是喜欢意大利乡村的那些有湿壁画的小教堂。

关于对美的感受

陈丹燕:我觉得自己长久以来一直不喜欢角斗士一类的英雄,他们离我太远了。所以我关心的都是些平凡、普通但有自己的坚持和自尊的人。包括死亡也是这样。就像《天空真蓝》中孩子的死。

陈保平:死亡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庄严,一样的重大,在你的心里,不同的人的死也有不同的吗?

陈丹燕:有。死发生在孩子身上有一种美,有一种凄美。因此阴郁、颓废都是浪漫,死亡是凄美,而婚礼,则常常是不美,婚纱上的蕾丝越多,就越丑。这是我的审美。

陈保平:这是建立在我们对生活的体验上的吗?

陈丹燕：我想这是由很多内容决定的。还有我觉得失恋比恋爱更美，很多时候残缺就是一种美，很多圆满的东西反倒俗了。在一个人非常年轻的时候的确是追求十全十美的东西，哪怕是一点点的破碎你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你有了一些阅历以后，阅历会告诉你，当你要接近最美的一刻的时候，应该马上离开。浮士德是永远不能说“这个地方太美了，停留一下吧”的，否则就会变成石头。所以当你为一件事有一点点的感伤，这件事往往就会成为一个审美的对象。我会在生活中寻找这种美。其实这种对美的追寻并不是一个作家的的工作，而是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写作对于我的意义是在这里，是我安身的地方。我想，我看，然后我用写作来把它们看清楚，说出来。写作使我逐渐成熟起来。八十年代的时候，写作真的像一个导师一样带着我，缓慢地成熟起来。

关于唯美的局限性

陈保平：你的这种对生活的视角，是否会给你的写作带来局限性呢？有许多作家也和你一样，生活十分单调、平淡，然而他们对市井生活的体验要比你深刻。而你的作品则更唯美、精致。

陈丹燕：当时我那么想的：你还记得你帮我安排到白茅岭劳改农场去住一段的事情吗？那时候你老是想要打破我这种藏于干净一隅的状态。可是我不要去。那时我想不通，为什么你就那么不喜欢干净的文章。不愿意让一个人一辈子保持一份干净的心情。我认为写作应该顺其自然。如果生活有一天要让我看到这些东西，那么到那天我再接触他们也不晚。如果我经历了，我一定会去想这个经历在生活中的意义，这才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所以我认为写作是一种生活状态，而不是一项事业。那时候你不高兴，原来这种恨铁不成钢到现在

还在你心里留着。

陈保平：我是为了你好，不要浪费自己的才华。

关于写作时的愉快

陈保平：一个人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都可以说是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个人在选择这项职业时，并不是将功名心放在首位，而是将兴趣、性情放在第一位。

陈丹燕：一个作家有功名心，总不能免。但这功名心也是有度的。过了这个度，在写作的时候就不能享受到愉快了。

陈保平：但总也有不愉快的时候，就像你写《上海的红颜遗事》。

陈丹燕：不，这个故事虽然是悲惨的，然而写作本身对我是有吸引力的，应该说还是愉快的，有忘我创作的愉快。写作的确是一个辛苦的过程，但是因为喜欢，所以觉得值得。而且如果这个过程不那么辛苦，你反会觉得它不值得自己那么喜欢。这是对写作非常复杂的感情，也是非常人性的感情。当然写作中的确有功名心的因素，因为作家的价值在很多时候是靠别人的肯定、理解、欣赏来体现的。但这若成为写作的主要因素，那写作过程中的寂寞和孤独就难熬了。

陈保平：要是这么想，就好。

关于写作的转向

陈保平：为什么会从儿童文学的创作转向成人文学了？

陈丹燕：这是一个自然的转型过程。我的生活很简单，就小学、中学、大学，不像你们还经历过上山下乡。我开始写作时，刚刚大学毕业。我所能有话想说的，就是青春期的故事和心情。那时候，这样的故事被分在儿童文学里面，所以就算写的是儿童文学了。在我写儿童文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年轻的

编辑,也是一个一步步往生活里走去的人,结婚,生子,接触社会,经历自己的生活。所以当对个人青春期的体验写完后,就开始写以后自己经历到的生活,写自己在生活中的体会,这有什么不妥和奇怪的吗?

陈保平:也就是说你的写作是非常感性、自然的,并非一开始就将儿童文学的创作设定为自己的事业,只是那时你只有儿童和青春期的生活体验。

陈丹燕:我并未将自己的写作视为伟大的事业。我不像陈伯吹先生那样。他真是将儿童文学视为他终生的事业,而且是出于道义和理想的事业,所以他会很自觉地去创作,然后去办杂志。当他积累了一点经验后,会很自觉地涉及儿童文学的理论方面的问题。在他活着的时候,也希望我像他一样,但我没有做到,因为我的性情不是这样的富有规划。我让老先生失望了,我真抱歉。

陈保平:因为青少年的这段生活离你比较近,再加之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有一些特殊的感受。而当你开始创作的时候,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当你回过头来看那个时代,就会过滤出许多有意思的东西。

陈丹燕:是的。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讲,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当然也会对生活有体会,会询问生活的意义,但我这人不善于抽象思维,也不善于用语言表达思想,整个思想的过程要在写作中完成。所以写作对我来讲是件很重要的事,对生活的点滴感受都要通过它来沉淀和表达。在还没有电脑的时候,从青少年文学慢慢转向一种离我更近的生活了,我就写了这样一批散文,放在这本书里面。

陈保平:那么,从儿童文学的创作转向成人文学的创作就是从这些散文开始的。

陈丹燕:还是用我们办公室一支十分老式的绿色沾水笔

写的。

陈保平：这些散文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比较单纯的，也许80年代和现在比起来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年代。

关于写作的目的

陈保平：你是靠写作来证明你自己的存在的。

陈丹燕：没有那么严重吧。我觉得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陈保平：那么照你这样说，不发表也可以，为什么一定要发表呢？

陈丹燕：发表后，所获得的成功感，可以使我将这样的生活方式更容易地继续下去。

陈保平：也就是说，一种生活方式是要靠成功来继续的？

陈丹燕：一种生活方式总应该是健康的，快乐的，并能获得别人的肯定。如果你所喜欢的是旁人厌恶的，那么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大概会发生分裂，而完全得不到承认的，就有可能放弃。

陈保平：你这里所说的“旁人厌恶的”是指什么？

陈丹燕：主要有两种，一是周围的人不支持，二是读者不支持。当然总是有伟大的作家靠对自己强烈的认同坚持，不惜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人仰马翻，像萨德那样。但我不是一个很强的人——完全得不到别人的承认仍能顽强走自己的路。我还不是这样的人吧，你说呢？小的鼓励，也能让我高兴半天。但要是那个鼓励不真诚的话，我会觉得是侮辱。

关于绿笔时代的散文

陈丹燕：都比较清淡、主观。更多地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人和事。

陈保平：你认为好的地方就将它夸张了，而那些杂质即便触摸到了也视而不见。因为你想在写作中美化他。

陈丹燕：那时候带着一种很年轻的逻辑去推理世界。

陈保平：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期很多作家的散文，已经有种不真实的感觉，特别是慷慨激昂的东西。好在你没有，满眼都是对世界清澈的想象。整个 80 年代的写作还算比较单纯，没有很强的功利目的，的确有种内在的信仰。那时稿费很低，写文章也不是为了赚钱，而且那时候我们都年轻，写作时有种对生活的激情和向往。

陈丹燕：有书生气的理想。

陈保平：刚刚走出禁锢的年代，大家开始可以比较畅所欲言地说话，所以那时候都比较真诚，想要推进、突破一些东西。

陈丹燕：对我而言，是看到了许多在少女时代未曾看到的可能，像对私人生活、日常生活中的情景平实记录的可能。它们与战争、革命时代的宏伟理想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那种可能让我感到一颗平常心可以呼吸了，一些在都市里的生活有了一点点空间可以被容纳，那是我的生活。

陈保平：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能够真实地看待日常的生活。

陈丹燕：其实如今回过头来看，那个生活也是被某种理想化的东西过滤过的。那个年代仍然是十分政治化的，而我对这种政治化的东西始终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会写许多日常生活中的琐事。

陈保平：文学的本意就不应与政治联系得过分紧密。由于在文革期间政治和文学关系过分密切，所以到 80 年代就非常反感将文学视为一种政治的工具。

陈丹燕：也反感一些装模作样的宏伟的叙事。

陈保平：这也是由于时代原因造成的，并不是说宏伟的就

是不好的。

陈丹燕：我觉得信仰在 80 年代对于青年而言是对很多东西的向往，并不仅仅是宏伟的东西。这种向往常常有点文艺复兴的气息，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自由的气息。80 年代的这种向往直接而热烈，这种向往是与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范围有直接的关系，那时候现代派文学只是欧洲文学史中的一章而已，大量的都是文艺复兴、中世纪文学、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俄国文学。在 80 年代，其实大家都想将文革的十年赶快抹去。在文学上直接回到欧洲的十九世纪。所以这种向往是来自于十九世纪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以及民粹主义。在我的散文里，对小而优美的事物的关心和喜欢，以及对那些被损害的破碎的事物的同情，大概也是来源于那个时代吧。

陈保平：其实在你的那些成人文学的作品中依然保有儿童文学的那种单纯，似乎有种童话色彩。

陈丹燕：那不是一种童话色彩，而是一个儿童的角度。这与我的经历有关系，我与你们的不同，在于我没有进入过成人社会，儿童时代是我唯一经历过的真实的社会，我校园里长大、成熟，然后进入一个儿童杂志工作，杂志社复杂的人际关系是我所看到的唯一的成人社会，可在儿童杂志受到的写作训练又是找到一个儿童的眼光来描述社会上发生的事。

陈保平：所以 80 年代你的作品，在那些涉世不深、还保有童心的年轻人那里会得到共鸣，而对有一定阅历的人而言，只是唤起他们的童年情结。

陈丹燕：这就说明那时候我的功力还不够，其实从一个单纯的角度可以折射出许多东西。

陈保平：对，就像安徒生的童话对成人也有极大的触动。但是经历过社会与未曾经历过社会还是不一样的。安徒生是

经历过许多苦难的人,然而他写出的作品依然是很干净的。所以对于我们而言生活的体验还不够,就像你说的,未曾进入这个社会。你看到自己是怎样一点点走过来的了吧。

关于散文中的青春描绘

陈保平:你的散文中,描绘青春的还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每个时代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但青春在不同的时代总有共同的生命状态。也许是因为这个,你总是有许多读者吧。

陈丹燕:我觉得这种状态主要是指对成人社会的不适应,对传统的反叛或者是一种伤感的心情。

陈保平:也就是说,你是从肯定青春的角度来写的。

陈丹燕:那当然。我觉得青春最本质是两点:一是年轻、干净;另一个是被伤害和被迫害。一个人的青春总是会被整个社会的规范习俗所压迫。青春是人最有遗憾的一个阶段,也是拥有最美好回忆的一个阶段。我认为这两个方面一定都会有,所以它最合适我的唯美。

陈保平:从我的角度讲,十六、七岁去插队,美好几乎是没有的。

陈丹燕:你们那时对革命的激情不是很美好吗?

陈保平:但如今回头想想,就觉得当初完全是被愚弄的。激情不应以那种方式加以表达。

陈丹燕:但是在那个时代,激情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青春的元素就像一只杯子,她的不同只在于装上了有时代颜色的水。那时的激情或者说豪情,在如今看起来也许很愚蠢,但愚蠢是时代给你的,这激情本身并不是愚蠢的。如果一个青春是没有激情的,那么这一定是一个有遗憾的青春。如果一个人的青春是没有激情的,那么他的整个生命也就不会有激情了。那将是非常可怕的。

关于回顾

陈保平：回顾这些散文，你是怎样的心情呢？

陈丹燕：我高兴自己是这样干干净净走过来的。